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遜志齋集 目錄 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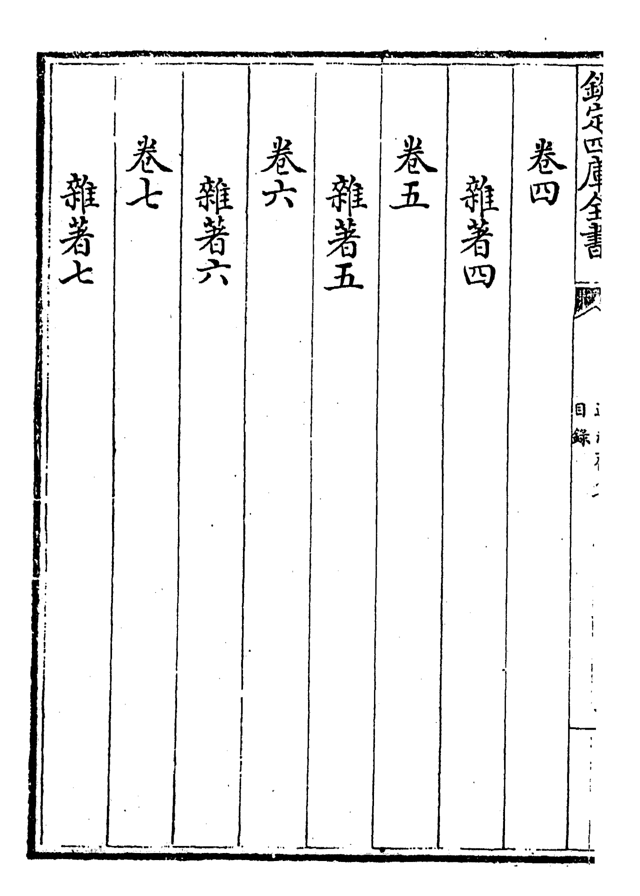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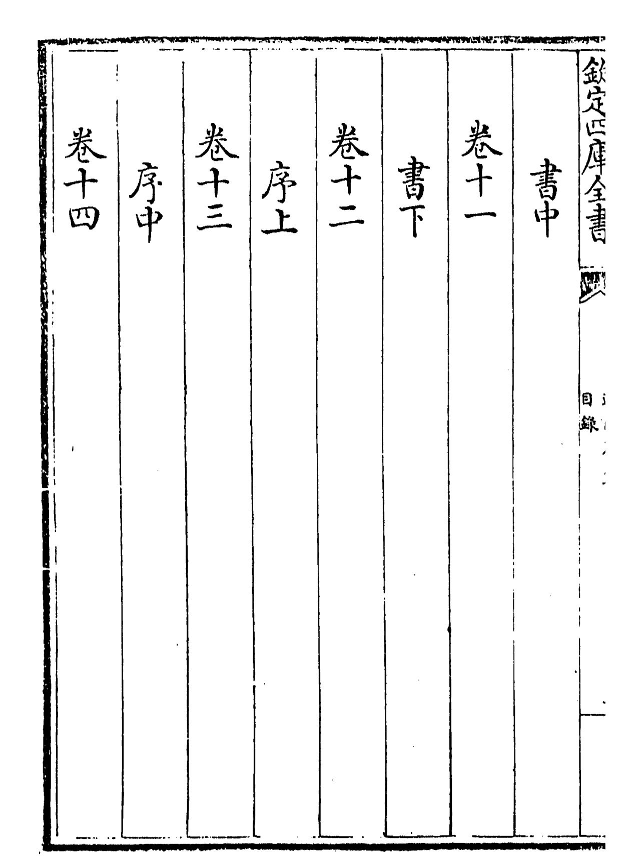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昱

謄錄舉人臣李克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遜志齋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臣等謹案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明方孝孺撰孝孺字希直寧海人官至文學博士建文壬午燕王篡立抗節不屈死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文孝孺殉節後文禁甚嚴其門人王稌藏

其遺稿宣德後始稍傳播故其中闕文脫簡
頗多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横豪放頗
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孝孺之志在於駕
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皇
凌厲時露於筆墨之間然聖人之道與時偕
行周去唐虞僅千年周禮一書已不全用唐
虞之法明去周幾三千年勢移事變不知凡
幾而乃與惠帝講求六官改制定禮即使燕

兵不起其所設施亦未見能致太平正不必執儒生門戶之見曲為之諱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齊黃諸人為所切齒即委蛇求活亦勢不能生若孝孺則深欲藉其聲名俾草詔以欺天下使稍稍遷就未必不接跡三楊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語其氣節可謂貫金石動天地矣文以人重則斯集固懸諸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遜志齋集原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為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随以定天下之俗皆随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説盛行於

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為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為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為無用嗚呼當其肆為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

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

下之學耳彼鄙林宗王蕖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况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况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説為文詞雜老佛為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鋋鋋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為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

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林右撰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為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盖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茍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

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
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
則詆立言者為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
習之久而獘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
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
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
則以伊周為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為宗會其通而不泥
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

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稿之首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遜志齋集卷一

明 方孝孺 撰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

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禄之誘内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乆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為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揭于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為驕俯為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静若山乃恒德

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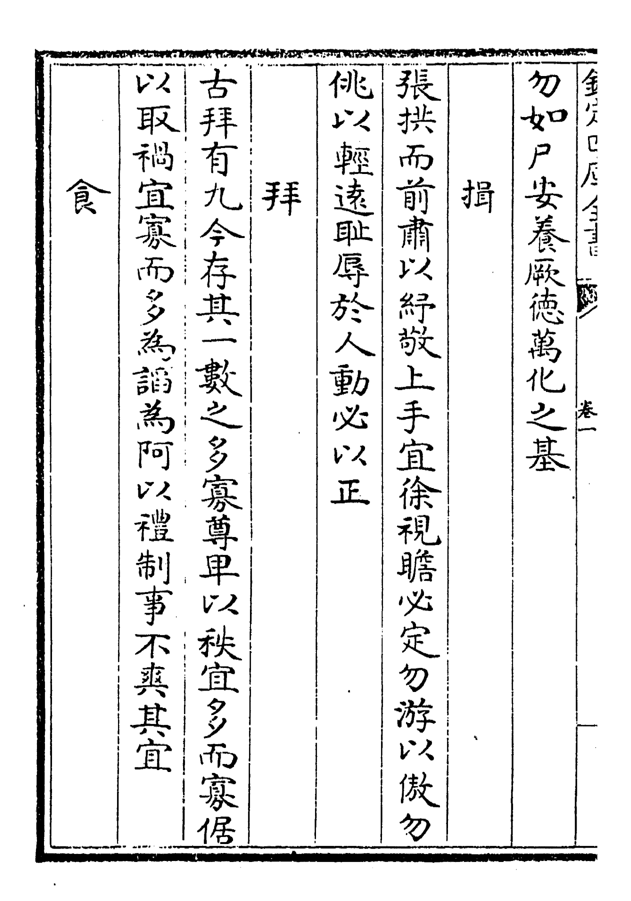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為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為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



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諂為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嗔用乎世為成為敗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狥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為禍階抵掌絶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

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具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為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為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

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

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

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己

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不圖陷人為利私恵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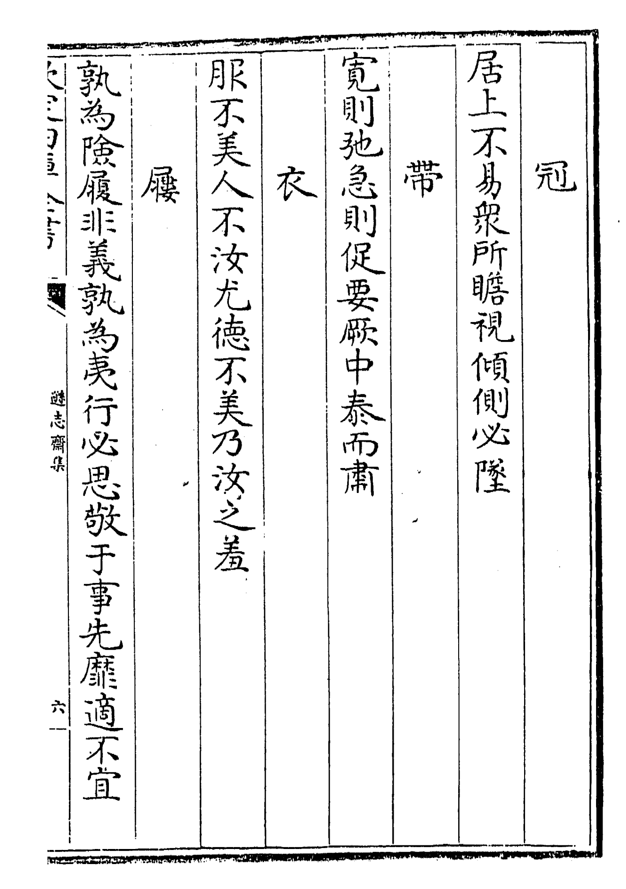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為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茍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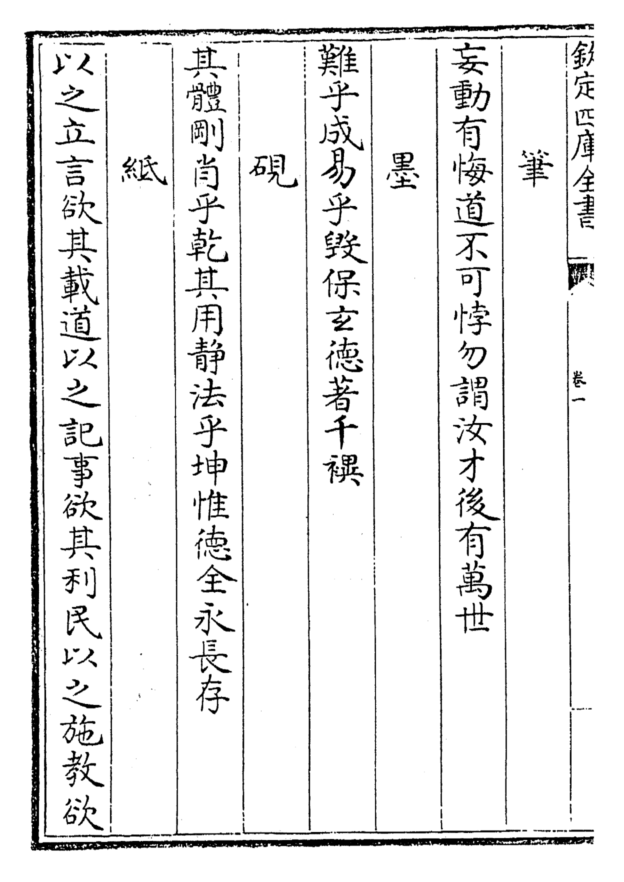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為險履非義孰為夷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毁保玄德著千祼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静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

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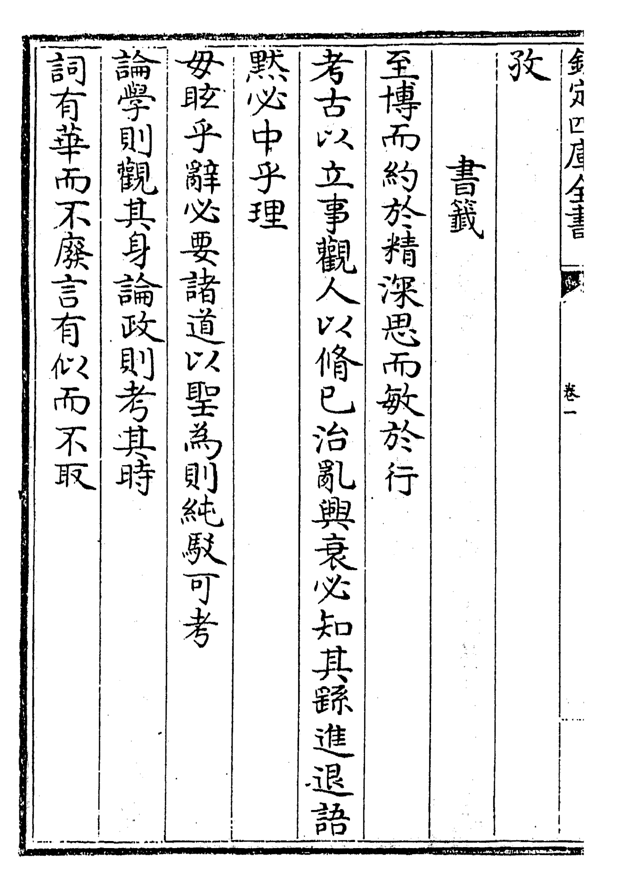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羣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為虗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



致

書箴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已治亂興衰必知其繇進退語

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為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靡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福

衾

已之温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恒省已過勿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椸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為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為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蹈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啟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啟之啟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勿

自掩閼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己而察己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為善事者子孫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為清門悖傲所出是為禍門貨財所出是為幸門仁賢所出是為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節已以裕衆是為儉德啬人以自封斯為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適已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巵

無以欲失性無以怠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尚慎

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泊

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

也吾為汝懼之

食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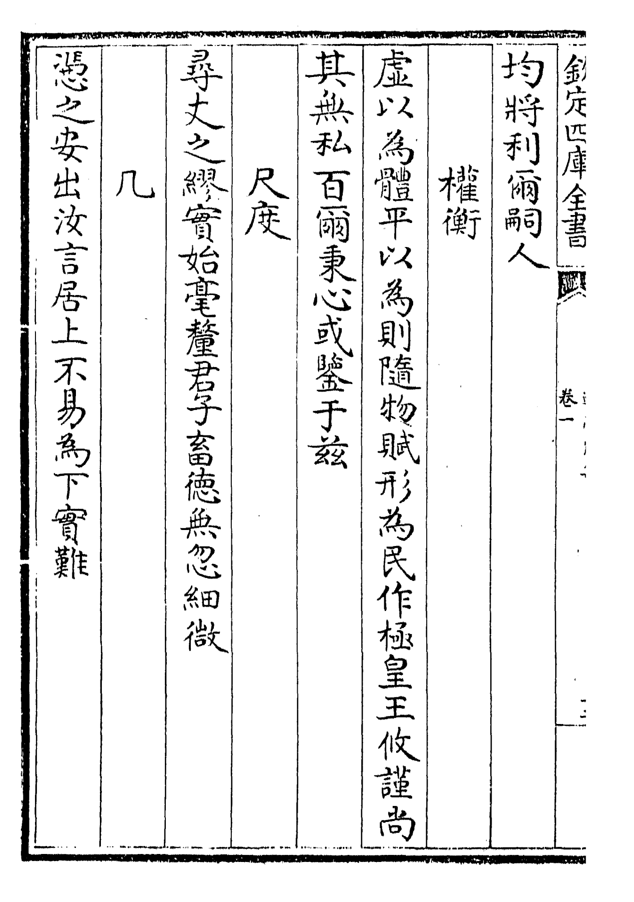
為善終世一眚而隳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惡不可滋匕箸之頃怨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堇荼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為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臧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為患出納平



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為體平以為則隨物賦形為民作極皇王攸謹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茲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為下實難

倚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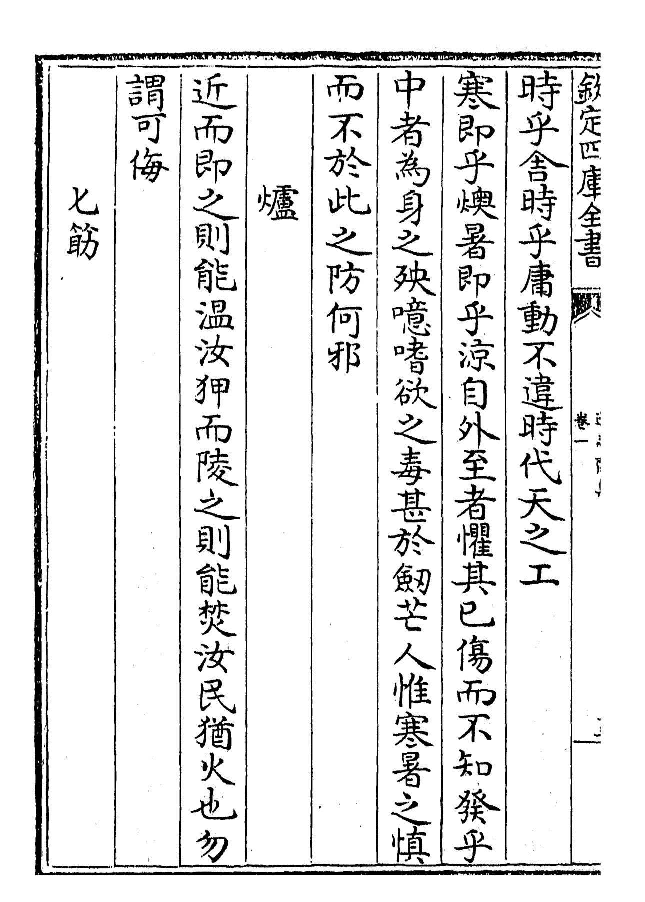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私無俾人尤

先人而後已者安適已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道大而不為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諓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𤼵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即之則能温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匕筯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諼

五鼎之饋爲恵不成乾餱之遺怨繇以生一舉筯而驕

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

何有

瓦

大厦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啟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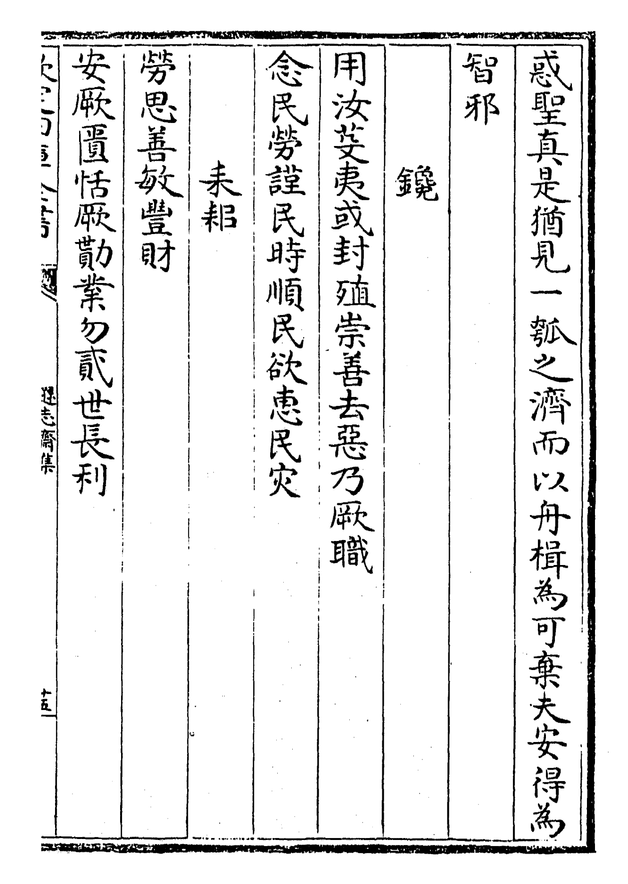
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之耻

水既潔然後可以澡身已既脩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為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



惑聖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為可棄夫安得為智邪

鏡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諟民時順民欲恵民灾

耒耜

勞思善斂豐財

安厥圜恬厥勩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篝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從智智從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役

轡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綫不息致遠

操縱有術駕循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僨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殃

雜誡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

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繇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

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為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為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摭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

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為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為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

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鄙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繇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為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瞽秦漢之治其瞽也與不師古而瞽之師孰謂之非瞽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朴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朴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朴愈於詐閒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朴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樸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朴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撓乎中一存乎利禄則凡所為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

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為家以正倫理别内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

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

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甇簞也故枕甶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

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兾冥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蹄禮者異也異者異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

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為子孫者欲其懋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頟頟然循循者善之徒頟頟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

禍則羑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為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槃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槃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内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
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
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
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為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
君子為之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利利已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恵公乎釋書而為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

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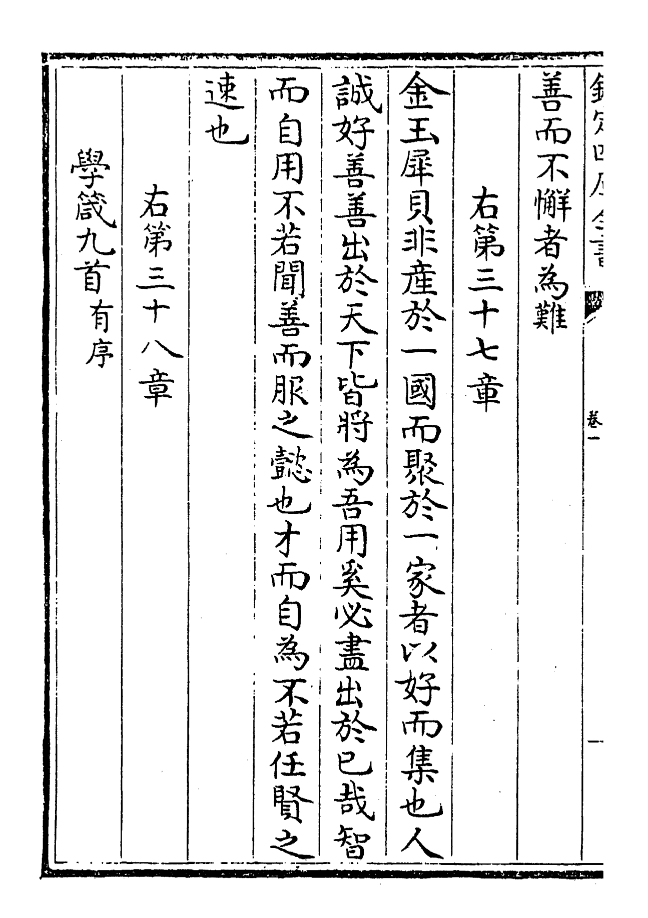
足甕盎易盈以其狭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虚而受也虚已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



善而不懈者為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為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為學者經無恒說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為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概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畢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

好學惟顔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息於有聞嗟爾奚爲以名自累名也可懐顔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已雖殊違道則同夷牽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兹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

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為榮苟為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為陵為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内怗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曰私睨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于而躬行義之報博乎

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為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為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爾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甚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爾不思貴已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已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革何因爲學不難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

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為弓强之不從俾鼎人為瓦廹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狥今何以士為仁義吾内爵禄其外内為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繇人不求合於世斯為天民

慎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知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

天為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瞽日知其為明不知其質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恒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

從過不能改則引以為已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為憂者其卒歸於愚也奚怪焉余懼為愚之歸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已已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為譬諸飲食必飽為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為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卲知不逮舜

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為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為能盈無為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髪猶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

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為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為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已之不逮後則無憂

徙義

聞所當為奮決不疑飈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為義可否進退怯於為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不能徙聖猶憂之汝不憂乎

忍自絶於善而甘為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為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為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兹顏子不貳為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為貴以有過為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 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朂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為憸人愚為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

狗乎人狗人違道與愚侒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
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
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
於機卒殺於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于
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為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為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為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鷄鳴死以盗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禀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

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為柔狠虐為剛顛倒謬迷
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
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悲亟改前轍過於橫流撲於
始發若去蟊賊若戡姦宄鼓勇直前不留寸蹤抉彼陰
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光既回萬類復初
思前之為陷於嚚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
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
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

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
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
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
粗或麤惟上聖允臧為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
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為猷動之為則播為嘉言時靡
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

咸仰之莫覩厥蹤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羣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作以言為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早有閑于事而本則遺惟昔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皝先後導流于源擇苗于莠用為飲食作為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既構既除曾是弗居困踣

路衢慨懐古昔慚愧交如閔予微陋夙亶嶺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感不祛何昧不明歛之毫芒散周八紘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厥奥持循不武過愆莫告惟怠荒之懐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曽弗我届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内愧於心若膺叢于蠆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

造乎道為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為榦敬以為植義以為路禮以為城俾内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孤勁則遠水盈則行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

之懲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
微陟遐於邇群(羣)指在上用循於前軌

毁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徹之毁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為物所
動也作毁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
德日圮人之毁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為
愚基惡為禍階内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為
已聞人之言審已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

喜怒何為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為巳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徼茍信不備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諾諾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誾誾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茍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

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為難堪輔爾于成有妄人者
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以訕求其所為汙穢莫測是
為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謂爾傲順謂
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諧無求人
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
乏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

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憂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絶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繇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衹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巳而巳未至聖賢終身不

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不勇於為追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絶私

厚已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已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横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

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拈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

身名不隳竂輕忽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為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為讒為佞類不足取不辜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絶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畀趨蹌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

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

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㬰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寛父心斯言誠為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灾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賔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繇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雠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

賜覽觀或可為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於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茍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祇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弗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為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為仁賢制度有常尊

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修身孰為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為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為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況玆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溫顏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繇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

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膺哲尚其思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為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為師窮理正心固守勇為法堯為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册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憊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

行為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傳識者
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鑒乎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敝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
孰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茍揆
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如抱疾
痛燠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
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灾厄衆庶樂業國乃富疆上

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恬王所受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逮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為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簡身克已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

此臨民必致其恭為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
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已厚人不
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茍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
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天下從
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筯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
勸戒罔極千古為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於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興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為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簡編心惟奧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為法為戒察理既精勇為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

基繇此而積敬於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耶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巳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愼齋箴 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為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為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為德符行為德機二者不慎於悖之歸

有覺齋居以愼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
爽於宜勿為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繇乎義勿人
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
心繇粗而精繇微而鉅敬愼無怠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
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
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葢善有餘而法

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餧而噉

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

難藏於墓祀於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繫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繫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壓井之氓則祭田祖不以歲之

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痹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豨顏焉而顏豨盍焉而盍不比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為痿痹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

吉必謁拜歳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来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歳之生卒

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為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繇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

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縣其身縁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晋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

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茍能法古之人

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悉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畧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

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

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輗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忝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世

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獻爲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巳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陋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顧有

責焉吾甞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

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為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亷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

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

有親而若踈者有踈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狥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

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

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徹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

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

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

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説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賔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偽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

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塋師之説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

務則人交咲以為簡時可塟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
即塟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櫝於子孫甚者子孫恐
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塟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
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
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
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
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
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凛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

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胞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

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説尤惟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

閭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繇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

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茍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墓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於異端曁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於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為異端繇異端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

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

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茍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為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為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為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

天地捩乎庶類之上而為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為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故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緜緜而言譫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末也何哉為其泛而無

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為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為本以窮理誠身為要以禮樂政教為用因人以為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為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

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薰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耻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

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産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恐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為之四文藝博聞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緜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為聖賢得之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異類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閫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賊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

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為天地而

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

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為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于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嘔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肖羞以為祖不亦慼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

為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貴
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
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世有積德蓄學操行
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
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
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曁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
人莫不喜為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葢德
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

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為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為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為師者終則無服者為服緦麻有

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

讐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糵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

則所籍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禄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

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於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熾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

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頼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婣焉而義慈恭恵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胤嗣有不

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

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為己設也

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毫同類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

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眥產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畆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

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杏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䘏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遜志齋集卷一